

# 中華野史

卷七

宋朝野史

【民國】蔡東藩



【民國】蔡東藩

# 中華野史

卷七

【宋朝野史】



# 目次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世	一
第二回	陈桥驿定策立新君	七
第三回	受蜀俘美妇承恩	一三
第四回	万岁殿烛影生疑	一六
第五回	报宿怨故王索命	二一
第六回	承天门伪降帛书	二三
第七回	刘美人微宠继中宫	二八
第八回	郭正宫因争失位	三五
第九回	神宗误用王安石	四四
第十回	立幼主高后垂帘	五一
第十一回	宠妾废妻皇纲倒置	五八
第十二回	得奥援蔡京复相	六二
第十三回	巧排挤毒死辅臣	六九
第十四回	信道教诡说遇神	七三
第十五回	筑离宫微行探春	七七
第十六回	立异姓二帝蒙尘	八二
第十七回	设毒计构成冤狱	八六
第十八回	恶贯满盈奸相毙命	九三
第十九回	揽内权辣手逞凶	九七
第二十回	赵汝愚定策立新君	一〇二



中華野史

目次

第二十一回 韩侂胄生怨异权 .....	一〇七
第二十二回 侍夜宴艳后媚龙颜 .....	一一二
第二十三回 易嗣君济邸蒙冤 .....	一一四
第二十四回 贾似道弄权居葛岭 .....	一一七

##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世

且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阳的夹马管内，生下一个香孩儿，远近传为异闻。相传此儿初生，赤光绕空，并有一股异香，围裹儿体，经宿不散，因此叫作香孩儿。或谓后唐明宗李嗣源，继阍以后，每夕在宫中焚香，向天拜祝，自言某本胡人，为众所推，暂承唐统，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拨乱反正，混一中原。谁知他一片诚心，感格上苍，诞生灵异，洛阳的香孩儿，便是将来的真命天子，生有异征，也是应有的预兆。香孩儿体有金色，数日不变，到了长大起来，容貌雄伟，性情豪爽，大家视为英器。乃父弘殷，历后唐、后晋二朝，未尝失职。香孩儿赵匡胤，出入营中，专喜骑马，复好射箭，有时弘殷出征，匡胤侍母在家，无所事事，辄以骑射为戏。母杜氏劝他读书，匡胤奋然道：「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靖，儿愿娴习武事，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得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至虚过一生呢。」杜氏笑道：「但愿儿能继承祖业，毋玷门楣，便算幸事，还想甚么大功名，大事业哩！」匡胤道：「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一将门之子，为甚么化家为国，造成帝业？儿虽不才，亦想与他相似，轰轰烈烈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么？」杜氏怒道：「你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用，我不愿听你瞎闹，你还是读书去罢！」匡胤见母亲动怒，才不敢多嘴，默然退出。

怎奈天性好动，不喜静居，往往乘隙出游，与邻里少年，驰马角射，大家多嫌他不过，免不得有妒害的心思。一日，有少年某牵一恶马，来访匡胤，凑巧匡胤出来，见了少年，却是平素往来，互相熟识，立谈数语，便问他牵马何事？少年答道：「这马雄壮得很，只是没人能骑，我想你有驾驭才，或尚能驰骋一番，所以特来请教。」匡胤将马一瞧，黄鬃黑鬣，并没有甚么奇异，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便微哂道：「天下没有难骑的马匹，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它，但教驾驭有方，怕它倔强到哪里去！」少年恰故意说道：「这也不可一概而论的，有的马常妨主人，也宜小心为是。」匡胤笑道：「不能驭马，何能驭人？你看我跑一回罢！」少年对他嘻笑，且道：「我去携马鞍等来，可好么？」匡胤笑道：「要甚么马鞍等物？」说至此，即从少年手中，取过马鞭，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也不待鞭策，向前急走，但看它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倏忽间跑了五六里。前面恰





有一城，城圍不甚高大，行人頗多，匡胤恐飛馬入城，人不及避，或至撞損，不如阻住馬頭，仍从原路回來，偏這馬不聽約束，而且因沒有銜勒，令人无从羈絆，匡胤不覺焦急，正在馬上设法，俯首凝思，不料這馬跑得大大快，三脚两步，竟至城圍，至匡胤抬起頭來，湊巧左額与門楣相触，似觉微痛，连忙向后一仰，好一个倒翻筋斗，从马后坠将下来。某少年在后追蹶，远远的见他坠地，禁不住欢呼道：「匡胤！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儿，任你头坚似铁，恐也要撞得粉碎了。」正说着，暮见匡胤仍安立地上，只马恰从斜道窜去，离了一箭多地，匡胤复抢步追马，赶上二程，竟被追着，依然耸身腾上，扬鞭向马头一拦，马却随鞭回头，不似前次的倔强，顺着原路，安然回来。少年在途中遇着，见匡胤面不改色，从容自若，不由的惊问道：「我正为你担忧，总道你此次坠马，定要受伤，偏你却有这么本领，仍然乘马回来，但身上可有痛楚么？」匡胤道：「我是毫人受伤，但这马恰是性悍，非我见机翻下，好头颅早已撞碎了。」言罢，下马作别，竟自回去。

某日，与韩令坤至土室中，六博为欢，正在呼么喝卢的时候，突闻外面鸟雀声喧，很是嘈杂，都不禁惊讶起来。匡胤道：「敢是有毒虫猛兽，经过此间，所以惊起鸟雀，有此喧声。好在我等各带着弓箭，尽可出外一观，射死几个毒虫，几个猛兽，不但为鸟雀除害，也为人民免患，韩兄以为何如？」令坤听了，大喜道：「你言正合我意。」当下停了博局，挟了弓矢，一同出室，四处探望，并没有毒虫猛兽，只有一群喜雀，互相搏斗，因此噪声盈耳。韩令坤道：「雀本同类，犹争闹不休，古人所谓雀角相争，便是此意。」匡胤道：「我等可有良法，替它解围？」令坤道：「这有何难，一经驱逐，自然解散了。」匡胤道：「你我两人，也算是一时好汉，为甚么效那儿童举动，去赶鸟雀呢？」令坤道：「依你说来，该怎么办？」匡胤道：「两造相争，统是很戾的坏处，我与你挟着弓箭，正苦没用，何妨射死几只暴雀，隐示惩戒。来，来！你射左，我射右，看哪个射得着哩！」令坤依言，便抽箭搭弓，向左射去。匡胤也用箭右射，颼颼的发了数箭，射中了好几只，随箭堕下，余雀统已惊散，飞逃得无影无踪了。两人方囊弓戢矢，忽又听得一声怪响，从背后过来，仿佛与地震相似，急忙返身后顾，那土室却无缘无故，坍塌下来。令坤惊讶道：「好好一间土室，突然坍倒，正是出人意外，亏得我等都出外射雀，否则压死室中，没处呼冤呢！」匡胤道：「这真是奇极了，想是我命不该死，特借这雀噪的声音，叫我出来，雀即救我。」

的命，我还要它的命，这是大不应该的。现在悔已迟了，你我不如拾起死雀，一一掩埋才是。」令坤也即允诺，当将死雀尽行理讫，然后分手自归。

会曹亡汉继，中原一带，多被辽主蹂躏，民不聊生。匡胤年逾弱冠，闻着这种消息，未免忧叹，恨不得立刻从军，驱除大敌，便欲辞母西行。乃母杜氏，不肯照允，他竟潜身外出，直往襄阳，在途寄信回家，劝慰母妻，那母妻才得知晓，但已无法挽留，只好听他前去。匡胤初经远游，未识路径，本拟向西从父，不意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自知有误，索性将错就错，顺道行去。所苦随身资斧，带得不多，行至襄阳，一无所遇，反将川资一概用尽。关山失路，日暮途穷，那时进退维谷，不得已投宿僧寺。僧徒多半势利，看他行李萧条，衣履黧敝，已料是落魄征夫，乐得白眼相对，当下哗声逐客，不容羁留。匡胤没法，只好婉词央告，借宿一宵，说至再三，仍不得僧徒允洽，顿时忍耐不住，便厉声道：「你等秃奴，这般无情，休要惹我懊恼！」一僧随口戏应道：「你不是个皇帝，说耍甚么，便依你甚么。我今朝偏不依你，看你使出甚么法儿！」僧言未绝，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脚，不知不觉的倒退几步，跌倒地上。旁边走过一僧，叱匡胤道：「你敢是强徒吗？快吃我一拳！」说时迟，那时快，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猛击过来。匡胤不慌不忙，轻轻的伸出右手，将他来拳接住，喝一声去，那僧已退了丈许，扑塌一声，也向地上睡倒了。还有几个小沙弥，吓得魂不附体，统向内飞奔，不一时走出了一个小老僧，衲衣锡杖，款款前来，匡胤瞧将过去，却是虎眉皓首，瘦骨清颜，比初见的两僧，大不相同，不由的躁释矜平，肃然起敬。

却说寺中有一老僧，出见匡胤，匡胤知非常僧，向他拱手。老僧慌忙答礼，且道：「小徒无知，冒犯贵人，幸勿见怪！」匡胤道：「贵人两字，仆不敢当，现拟投效戎行，路经贵地，无处住宿，特借宝刹暂寓一宵，哪知令徒不肯相容，并且恶语伤人，以至争执，亦乞高僧原谅。」老僧道：「一点检作天子，已有定数，何必过谦。」匡胤听了此语，莫明其妙，便问点检为谁，老僧微笑道：「到了后来，自有分晓，此时不便饶舌。」说毕，便把坐地的两僧唤他起来，且呵责道：「你等肉眼，哪识圣人？快去将客房收拾好了，准备贵客休息。」两僧无奈，应命起立。老僧复问及匡胤行囊，匡胤道：「只有箭囊、弓袋，余无别物。」老僧又令两徒携往客房，自邀匡胤转入客





堂，请他坐下，并呼小沙弥献茶。待茶已献入，才旁坐相陪。匡胤问他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出家，至今已将百年，姓氏已经失记了。」匡胤道：「总有一个法号。」老僧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老僧尝自署空空，别人因呼我为空空和尚。」匡胤道：「法师寿至期颐，道行定然高妙，弟子愚昧，未识将来结局，还乞法师指示。」老僧道：「不敢，不敢。夹马管已呈异兆，香孩儿早现奇征，后福正不浅哩！」匡胤听了，越觉惊异，不禁离座下拜。老僧忙即避开，且合掌道：「阿弥陀佛，这是要折杀老衲了。」匡胤道：「法师已知过去，定识未来，就使天机不可泄漏，但弟子此时，正当落魄，应从何路前行，方可得志？」老僧道：「再向北行，便得奇遇了。」匡胤沉吟不答，老僧道：「贵人不必疑虑，区区资斧，老衲当代筹办。」匡胤道：「怎敢要法师破费？」老僧道：「结些香火缘，也是老衲份内事。今日在敝寺中荒宿一宵，明日即当送别，免得误过机缘。」说至此，即呼小沙弥至前，嘱咐道：「你引这位贵客，到客房暂憩，休得怠慢！」小沙弥遵了师训，导匡胤出堂，老僧送出门外，向匡胤告辞，扶杖自去。

匡胤随至客房，见床榻被褥等，都已整改，并且窗明几净，饶有一种清气，不觉欣慰异常。过了片刻，复由小沙弥撤入晚餐，野菜园蔬，清脆可赏。匡胤正饥肠辘辘，便龙吞虎饮了一番，吃到果腹，才行罢手。待残肴撤去，自觉身体疲倦，便睡在床上，向黑甜乡去了。一枕初觉，日已当窗，忙披衣起床，当有小沙弥入房，伺候盥洗，并进早餐。餐毕出外，老僧已扶杖伫候。两下相见，行过了礼，复相偕至客堂，谈了片刻，匡胤即欲告辞。老僧道：「且慢！老衲尚有薄酒三杯，权当饯行，且俟午后起程，尚为未晚。」匡胤乃复坐定，与老僧再谈时局，并问何日可致太平。老僧道：「中原混一，便可太平，为期也不远了。」匡胤道：「真人可曾出世？」老僧道：「远在千里，近在眼前，但总要戒杀好生，方能统一中原。」匡胤道：「这个自然。」两下复纵论多时，但见日将亭午，由小沙弥搬进素肴，并热酒一壶，陈列已定，老僧请匡胤上坐，匡胤谦不敢当，且语老僧道：「蒙法师待爱，分坐抗礼，叨惠已多，怎敢僭居上位哩？」老僧微哂道：「好！好！目下蛟龙失水，潜德韬光，老衲尚得叨居主位，贵客还未僭越，老衲倒反僭越了。」言毕，遂分宾主坐下。随由老僧与匡胤斟酒，自己却用杯茗相陪，并向匡胤道：「老衲戒酒除荤，已好几十年了，只得用茶代酒，幸勿见罪！」匡胤复谦逊数语。饮了几杯，





即请止酌。老僧也不多劝，即命沙弥进饭。匡胤吃了个饱，老僧只吃饭半碗，当由匡胤动疑，问他何故少食？老僧道：「并无他奇，不过服气一法。今日吃饭半碗，还是为客破戒哩。」匡胤道：「此法可学否？」老僧道：「这是禅门真诀，如贵客何用此法。」匡胤方不多言。老僧一面命沙弥撒肴，一面命僧徒取出白银十两，赠与匡胤。匡胤再三推辞，老僧道：「不必！不必！这也由施主给与敝寺，老衲特转赠贵客，大约北行数日，便有栖枝，聚仪虽少，已足敷用了。」匡胤方才领谢。老僧复道：「老衲并有数言赠别。」匡胤道：「敬听清诲！」老僧道：「遇郭乃安，历周始显，两日重光，囊木应藏。」这十六字，请贵客记取便了。匡胤茫然不解，但也不好絮问，只得答了领教两字。当下由僧徒送交箭囊弓袋，匡胤即起身拜别，并订后约道：「此行倘得如愿，定当相报。法师鉴察未来，何时再得重聚？」老僧道：「待到太平，自当聚首了。」匡胤乃扶了箭囊，负了弓袋，徐步出寺，老僧送至寺门，道了「前途珍重」一语，便即入内。

匡胤迎着僧孺，北向前进，在途饱看景色，纵观形势，恰也不甚寂寞。至渡过汉水，顺流而上，见前面层山叠嶂，很是险峻，山后隐隐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烨烨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再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郭」字，当即触动观念，私下自忖道：「老僧说是『遇郭乃安』，莫非就应在此处么？」便望着大营，抢步前趋。不到片刻，已抵营前。原来管领这座大营的就是后周太祖郭威。凑巧匡胤遇着，便向前投效。至兵士代他通报，由郭威召入，见他面方耳大，状貌魁梧，已是器重三分。匡胤述及父母宠爱，不许从军，并言潜身到此的情形。郭威乃向他说道：「将门出将，当非凡品，现且留我帐下，同往西征，俟立有功绩，当为保荐便了。」匡胤拜谢。

既而郭威篡立，建国号周，匡胤得拔补东西班行首，并拜滑州副指挥。未几复调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世宗嗣位，竟命他入典禁兵。

世宗三年，复下令亲征淮南，淮南为李氏所据，国号南唐，主子叫作李璟，匡胤自然从征，就是他父亲弘殷，也随周主南行。

独周世宗自攻寿州，数月未克，正拟下令班师，忽接六合奏报，知匡胤已获大胜，亟召宰相范质等入议，欲



改从扬州进兵，与匡胤等联络一气，下攻江南。

匡胤在六合国命，引军还滁，入城省父。既至汴都，复随父入朝。世宗慰劳有加，且语匡胤道：「朕亲征南唐，历数诸将，功劳无出卿右，就是卿父弘殷，亦未尝无功足录，朕当旌赏卿家父子，为诸臣劝。」匡胤叩首道：「此皆陛下恩威，诸将戮力，臣实无功，不敢邀赏。」世宗道：「赏功乃国家大典，卿勿过谦！」自是匡胤父子，分典禁兵，桥梓齐荣，一时无两。相传唐李淳风作推背图，曾留有诗谶一首云：

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猷。

自然穆穆乾坤上，敢将火镜向心头。

匡胤父子，生长涿郡，地当冀州，开口张弓，就是弘字，穆穆乾坤，就是得有天下，宋祖定国运，以火德王，所以称作火镜，还有梁宝志铜牌记，亦有「开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年」二语。南唐主璟，因名子为弘冀，吴越王亦尝以弘字名子，统想符应图谶，哪知适应在弘殷身上，这真是不由人料了。

## 第二回 陈桥驿定策立新君

却说赵匡胤入谏周主，至御榻前，先问了安，然后谈及军事。周主道：「本想乘此平辽，不意朕躬未安，延误戎机，如何是好？」匡胤道：「天意尚未绝辽，所以圣躬未愈，不能指日荡平。若陛下顺天行事，暂释勿问，臣意天必降福，圣躬自然康泰了。」周主迟疑半晌，方道：「卿言亦是，朕且暂时回都，卿可调还各处兵马，明日就启蹇罢。」匡胤以下，均随驾南归。周主在道，病势略痊，就从囊中取出文书，重行披阅。忽得直本一方，约长三尺，上有五个大字，不禁奇怪得很。这五个字便是从前异僧所传「点检作天子」一语。当下把玩一回，仍收贮囊中。及还至大梁，便免都点检张永德官。永德妻即郭威女。张与世宗有郎舅谊，世宗恐他暗蓄异图，将仿石敬瑭故事，所以将他免职，改用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兼检校太傅。匡胤威名，自是益盛。

光阴易过，又是残年，转眼间便是元旦，为幼帝宗训纪元第一日，文武百官，朝贺如仪。过了数日，忽由镇、定二州，飞报京都，说是「北汉主刘钧，约联辽兵入寇，声势甚盛，请速发大兵防边！」幼主宗训，只知嬉戏，晓得甚么紧急事情。符太后闻报，亟召范质等商议。范质奏道：「都点检赵匡胤，忠勇绝伦，可令作统帅，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素称骁悍，可令作先锋；再命各镇将会集北征，悉归匡胤调遣。统一事权，定保无虞。」符太后准奏，即命赵匡胤会师北征；慕容延钊带着前军，先行出发。延钊领命，简选精锐，克日起程。匡胤调集各处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等，陆续到来，乃犒饗兴师，逐队出发。都下谣言甚盛，将册点检为天子，市民惊骇，相率逃匿。其实官廷里面，并没有这般消息，不知何故出此新闻，真正令人莫测呢？

匡胤率着大军，按驿前进，看看已到陈桥驿，天色渐晚，日影微昏，便令各军就驿下营，寓宿一宵，翌晨再进。前部有散指挥使苗训，独在营外立着，仰望云气。旁边走过一人，向他问讯道：「苗先生！你在此望甚么？」原来苗训素习天文学，凡遇风云雷雨，都能先时逆料，就是国家灾祥，又往往谈言微中，因此军中呼他为苗先生。苗训见过问的人，乃是匡胤麾下的亲吏楚昭辅，便用手西指道：「你不见太阳下面，复有一大阳么？」昭辅仔细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摩荡，熔成一片黑光。既而一日沉没，一日独现出阳光，格外明朗，





日旁复有紫云环绕，瑞的是祥光绚彩，乾德当阳，好一歌方才下山。昭辅很是惊异，问苗训道：「这兆主何吉凶？」苗训道：「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这便叫作天命，先没的日光，应验在周，后现的日光，是应验在点检身上了。」昭辅道：「何日方见实验？」苗训道：「天象已现，就在眼前了。」说着，两人相偕归营。昭辅免不得转告别人，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军中都说为异征。

都指挥领江宁节度事高怀德，首先倡议道：「主上新立，况兼幼弱，我等身临大敌，虽出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识从征诸公，以为何如？」众将应声道：「高公所言甚当，我等就依计速行。」都押衙李处耘道：「此事须禀明点检，方可照行，但恐点检未允，好在点检素弟匡义，亦在军中，且先与他说明底细，令他入白点检，才望成功。」大众齐声称善，便邀匡义入商。匡义道：「此事非同小可，且与赵书记计议，再行定夺。」匡义即以此事语普。普答道：「主少国疑，怎能定众？点检威望素著，中外归心，一入汴京，即可正位，乘今夜安排停当，明晨便可行事。」匡义乃偕普出庭，部署诸将，环列待旦。看看天色将明，大众齐逼匡胤寝所，争呼万岁。寝门侍卒，摇手禁止道：「点检尚未起床，诸公幸勿高声！」大众道：「今日策点检为天子，难道你尚未知么？」言未已，匡义排众趋入。正值匡胤惊觉，起问何事？匡义略言诸将情形。匡胤道：「这、此事可行得么？」匡义道：「曾闻兄长谈及僧言，两日重光，熏木应讖，这语已经表现，兄长不妨就为天子。」匡胤道：「且待我出谕诸将，再作计较。」言毕趋出。见众校露刃环列，齐声呼道：「诸军无主，愿奉大尉为皇帝。」匡胤尚未及答，那高怀德等已捧进黄袍，即披在匡胤身上，众将校一律下拜，三呼万岁。匡胤道：「事关重大，奈何仓猝举行？况我曾世受国恩，亦岂可妄自尊大，擅行不义？」赵普即进言道：「天命攸归，人心倾向，明公若再推让，反至上违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周家起见，但教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亦好算始终无负了。」说至此，各将士已拥匡胤上马。匡胤挽辔语诸将道：「我有号令，你能从我否？」诸将齐称听令。匡胤道：「太后主上，我当北面事他，你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你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及士庶人家内，你等不得侵扰，如从我命，后当重赏，否则戮及妻孥，不能宽贷！」诸将闻令载拜，无不允诺。匡胤乃整军还汴，当遣楚昭辅及客省使潘美，加鞭先行。

匡胤领着大军，从明德门入城，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军校罗彦璞等，将范质、王溥人拥入署门。匡胤见了呜咽流涕道：「我受世宗厚恩，被六军逼迫至此，辜负天地，怎不汗颜？」质等正欲答言，罗彦璞厉声道：「我辈无主，众议立点检为天子，哪个再有异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却不肯留情哩。」言已，竟拔剑出鞘，挺刃相向。王溥面如土色，降阶下拜。范质不得已亦拜。匡胤忙下阶扶住两个，赐他分坐，与议即位事宜。范质道：「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幼君？」赵普在旁进言道：「即请幼主法尧禅舜，他日待若虞宾，便是不负周室。」匡胤道：「太后幼主，我尝北面臣事，已早下令军中，誓不相犯。」范质道：「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禅。」匡胤道：「请二公替我召集，我决不忍薄待旧臣。」范质、王溥当即辞出，入朝宣召百僚。待至日晡，百官始齐集朝门，左右分立。少顷，见石守信、王审琦等，拥着一位太平天子，从容登殿。翰林承旨陶谷即从袖中取出禅位诏书，递与兵部侍郎窦仪。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匡胤退至北面，拜受制书，随即被匡胤登崇元殿，加上袞冕，即皇帝位，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庑。礼成，即命范质等入内，册迁幼主及符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二十多岁的嫠妇，七龄有奇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一班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不可殫述。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的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为宋太祖皇帝。

惟宋祖有妹二人，一已夭逝，追封为陈国长公主，一曾出嫁米福德，不幸夫亡，竟致寡居，太祖封她为燕国长公主。公主韶年守孀，寂寞兰闺，时增伤感，对着春花秋月，尤觉悲从中来。自从宋祖为帝，及尊母册后诸隆仪，陆续举行，闾官统是欢欣，独公主勉强入贺，整日里蹙着双眉，并不见有解颐的时候。太祖情笃同胞，瞧着这般情形，自然格外怜悯。可巧殿前副点检高怀德，适赋悼亡，他遂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法儿，玉成两美。这高怀德系真定郡人，父名行周，曾任周天平节度使。怀德生长将门，素有膂力，且生得一副好身材，虎臂猿躯，豹头燕颔，此时正在壮年，理应连续鸞胶，再敦燕好。太祖遂与太后商议，拟将燕国长公主，嫁与怀德。杜太后迟疑道：「此事恐未便做得。」太祖道：「我妹华年，不过逾笄，怎忍令她长守空闺，终身抱恨？」杜太后道：「且待问明女儿，再作计较。」太祖退出，太后即召入公主，与她密谈。公主听到再嫁二字，不禁两颊微酡，



俯首无语。杜太后道：「为母的也不便教你变节，但你兄怜你寂寂寡欢，是以设此一法。」公主恰支吾对付道：「我兄贵为天子，无论宫廷内外，均应遵他命令，女儿怎好有违？」说到「违」字，脸上的桃花，愈现愈红，自觉不好意思，即拜别出室去了。原来高怀德入直殿廷，公主曾窥他仪表过人，暗中叹羨，今承母兄意旨，欲与他结为夫妇，真是意外遭逢，三生有幸，也顾不得甚么舟车操、松筠节了。宋太祖闻妹有允意，即谕意赵普、襄仪，说他们作伐。两人欣然领命，即与怀德面商。怀德也尝见过公主，姿色很是可人，况又是天子胞妹，娶为继室，就是现成的皇亲，乐得满口应允，毫不支吾。普、仪大喜，即去复旨。当飭太史择定吉日，行合婚礼，并赐第兴宁坊。

届期这一日，高第备了全副仪仗，拥着凤舆，由怀德乘马亲迎。到了宫门，下马而入，司礼官引就甥馆，当有诏书颁下，特拜为駉马都尉。怀德北面叩谢，鹵簿使整备送亲仪仗，陈列宫中。司礼官再引怀德出馆，至内东门外，鞠躬西向，令随员扶雁敬呈，司礼官奉雁以进，至奠雁礼成，笙簧叠韵，琴瑟谐声，但见这位燕国公主，装束与天仙相似，由官娥彩女拥簇出来，缓步登舆。怀德再拜，拜毕，司礼官即导出宫门，看怀德上马，才行退去。怀德回至本第，下马恭候，待凤舆到来，向舆一揖，至公主下舆，乃三揖引入，升阶登堂。公主东向，怀德西向，行相见礼。既而彼此易位，行交拜礼。礼成，导入寝室，洞房合卷，一一如仪。是时文武百官，相率趋贺，筵丰备，雅乐铿锵，说不尽的繁华，描不完的热闹。怀德出房陪宾，等到酒阑席散，方才归寝。公主已易浅妆，和颜相迎，彼此在灯下窥视，一个是盛鬻丰容，倍增艳丽，一个是广颐方额，绰有丰神，大家都是过来人，当即携手入帏，同圆好梦。这一夜的枕席风光，比那第一次婚嫁时，更添几倍，从此情天补恨，缺月圆，好算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了。

且说扬州已平，太祖还汴，饮至受赏，不消细说。惟翟守珣得补官殿直，未几即为供奉官，有时且命守珣等，随驾微行。守珣进谏道：「陛下幸得天下，人心未安，今乘舆轻出，倘有不测，为之奈何？」太祖笑道：「帝王创业，自有天命，不能强求，亦不能强拒。从前周世宗在日，见有方面大耳的将士，时常杀死，朕终日侍侧，未尝遭害，可见得天命所归，断不至被人暗算呢。」一日，又微行至赵普第，赵普慌忙出迎，导入厅中，拜谒已

毕，亦劝大祖慎自珍重。大祖复笑语道：「如有人应得天命，任他所为，朕亦不去禁止呢。」普又答道：「陛下原  
是圣明，但必谓普天之下，人人悦服，无一与陛下为难，臣却不敢断言。就是典兵诸将帅，亦岂个个可恃？万  
一乘间窃发，祸起萧墙，那时措手不及，后悔难追。所以为陛下计，总请自重为是！」大祖道：「似石守信、王  
审琦等，俱朕故人，想必不致生变，卿亦太觉多虑。」赵普道：「臣亦未尝疑他不忠，但熟观诸人，皆非统驭才，  
恐不能制服部下，倘或军伍中觊令生变，他亦不得不唯众是从了。」大祖不禁点首，寻复语普道：「朕未尝耽情  
花酒，何必出外微行，正因国家初定，人心是否归向，尚未可料，所以私行察访，未敢少怠哩。」赵普道：「但教  
权归天子，他人不敢觊觎，自然太平无事了。」大祖复谈论数语，随即回宫。

直至夏秋交界，大祖召赵普入便殿，开阁乘凉，从容座谈。旁无别人，大祖喟然道：「自从唐季至今，数十  
年来，八姓十二君，篡窃相继，变乱不休，朕欲惠民安民，定一个长久计策，卿以为如何而可？」普起对道：「陛  
下提及此言，正是人民的幸福。依臣愚见，五季变乱，统由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若将他兵权撤销，稍示裁制，  
何患天下不安？臣去岁也曾启奏过了。」大祖道：「卿勿复言，朕自有处置。」普及退出。

次日，大祖晚朝，命有司设宴便殿，召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入宴。酒至半酣，大祖屏退左右，  
乃语众将道：「朕非卿等不及此。但身为天子，实属大难，不若为节度使时，尚得逍遥自在。朕自受禅以来，  
已是一年有余，何从有一夕安枕哩？」守信等离座起对道：「陛下还有甚么忧虑？」大祖微笑道：「朕与卿等统  
是故交，何妨直告。这皇帝宝位，哪个不想就座呢？」守信等伏地叩首道：「陛下奈何出此一谕？目今天下已  
定，何人敢生异心？」大祖道：「卿等原无此心，倘麾下贪图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变起，将黄袍加汝身上，汝等  
虽欲不为，也变做骑虎难下了。」守信等泣谢道：「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矜，指示生路！」大祖道：「卿等且  
起，朕却有教语，与卿等熟商。」守信等遵旨起来，大祖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忽壮忽老忽死。总没有几百年  
寿数，所以爱情富贵，无非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令子孙不至穷苦罢了。朕为卿等打算，不如释去兵权，出守  
大藩，拣择良好田园，购置数顷，为子孙立些长业，自己多买歌童舞女，日夕欢饮，借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  
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忘，岂不是一条上策么？」守信等又拜谢道：「陛下怜念臣等，一至于此，真



# 中華野史

## 卷七 宋朝野史



一一

所谓生死肉骨了。」是日尽欢乃散。越日均上表称疾，乞罢典兵，太祖遂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皆罢宿卫就镇。就是驸马都尉高怀德，也出为归德节度使，撤去殿前副都点检。诸将先后辞行，太祖又特加赐养，都欢欢喜喜的去了。



### 第三回 受蜀俘美妇承恩

却说蜀主孟昶，系两川节度使孟知祥子，后唐明宗封他为蜀王，历史上叫作后蜀，唐末僭称蜀帝，未几病歿，子仁赞嗣立，改名为昶。昶荒淫无度，滥任臣僚，所用王昭远、伊审征、韩保正、赵崇韬等，均不称职。及宋平荆湖，蜀相李昊又进谏道：「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将来必统一海内，为我国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启戎机。」昶颇以为是，商诸昭远。昭远道：「蜀道险阻，外扼三峡，岂宋兵所得飞越？主上尽可安心，何必称臣纳贡，转受宋廷节制呢？」昶乃罢朝贡议，并增兵水陆，防守要隘。既而昭远从张廷伟言，劝昶通好北汉，夹攻汴梁。昶乃遣部校赵彦韬等，赍送蜡书，令由间道驰往太原。偏彦韬阳奉阴违，竟入汴都，奏闻太祖，太祖展书略阅，但见上面写着：

早岁曾奉尺书，远达睿听，丹素备陈于翰墨，欢盟已保于金兰，洎传吊伐之嘉音，实动辅车之喜色。予于褒汉添驻师徒，只待灵旗之济河，使道前鋒而出境。

太祖览书至此，不禁微笑道：「朕正拟发兵西征，偏他先来寻衅，益令朕师出有名了。」遂把原书掷下，安排选将，命忠武军节度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光义、崔彦进为副，枢密副使王仁贍、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部兵六万人，分道入蜀。全斌等入朝辞行，太祖又道：「朕已为蜀主治第汴滨，共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一切具备，倘或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准侵犯一人，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躬，朕当令他安居新第哩。」全斌等领旨而别，遂分两路进兵。

蜀主孟昶，正与爱妃花蕊夫人，饮酒取乐，突然接到败报，把酒都吓醒了一半，忙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为统帅，李廷珪、张惠安等为副将，出赴剑门，援应前军。玄喆素不习武，但好声歌，当出发成都时，尚带着好几个美女，好几十个伶人，笙箫管笛，沿途吹唱，并不象行军情形。廷珪、惠安又皆庸懦无识，行到绵州，得知剑门失守，竟遁还东川。孟昶惶骇，亟向左右问计，老将石斌献议道：「宋师远来，势不能久，请深沟高垒，严拒敌军。」蜀主叹道：「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士至四十年，及大敌当前，不能为我杀一将士，今欲固垒拒敌，敢问何人为我致命？」言已，泪下如雨。忽丞相李昊入报道：「不好了！宋帅全斌，已入魏城，不日要到成都了。」